吳都文粹續集

三四

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illegible]

明 錢穀 撰

大明[illegible]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祝公墓志銘

李應禎

家[illegible]建功業於朝廷足以震[illegible]亦足以咏歌聖化表儀[illegible]其人二十年來凋落殆

31927

盡韋而有侗軒祝公在今復已矣惜哉公諱顥字惟清
始以進士授行在刑科給事中即取天下事入思慮所
建白先大體而畧細故嘗被旨巡察在京寺觀毀諸無
賜額者有青龍寺甚壯麗主僧稱受密旨所建不聽奏
毀之駙馬都尉石璟持節封荆王妃命公為副居母喪
詔奪情起復不行服闋復前職尋陞山西布政司左叅
議兼督粮儲時經餘寇大擾公私無積而盜賊嘯聚人
相食公晝夜規畫民困以紓暨考滿倉廪有數年之儲

賜誥命進階朝請大夫賛治少尹陞本司右条政公在
晉久諳其俗故治民養士興禮舉義益究厥施初曲陽
臨汾二學聖賢像設猶襲元制公即更正之具文釋奠
以謝不虔洪銅縣有皐陶墓墓旁有祠且隘敝其地里
傳舍一稱以神號無所諱乃命封植其墓重建祠屋扁
曰有虞士師之廟凡觸神諱者一切禁止之澤州舊有
祠祀明道先生公為新之以伊川先生及元陵川先生
郝經配又作二賢祠於聞喜縣學祀唐裴晉公度宋趙

之至則賊就擒凡十六人而扳援者逮千餘人三司皆以逆黨故莫敢出公曰千人同謀何不待聚而遽發邪吾等既不輯奸於平時又乘亂殺善良重得罪矣奏釋之嘗監決崞縣囚七人二人臨刑獨嗟嘆公急止之因曰吾罪不當死向來官人惡對囚徒醜穢動加搒掠求死不可得焉求辯今公仁人也反復加問所以感恩銜寃而發此嘆也公語御史須更審不從公曰朝廷所以命某監決者豈以左右之聽命者邪正欲參伍斟酌不

至刑濫耳今聞其寬而不之省是二人之首斷於吾二人之手矣為吏當如是邪卒辨出之公吏學甚精律令條例各有據依疑獄滯囚立能剖決按行州縣於長吏獨加之意廉其才具勤慎者異其禮貌以愧其餘道路車馬之間遇田夫野老必駐旌訪問亹亹不倦人皆謂公之為治文而知體者如此公再一報政而年且逾六十矣遂謝其事以歸於是時吳中士林宿學與夫宦遊而休者累數十輩暇則尋山問水擇勝而遊公於其間

廣顙修髯眉宇精采而又善於言論出經入傳指事摘實貫串抑揚聞者聳聽閒或發為嘲笑緣文反意動成雅謔其文章以縟麗自憙詩亦典贍有思致字愛作行草遠近求者一皆應之無倦容葢其風流文雅最為人所慕愛而與人言則皆孝弟忠信檢身接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費聰明強健老而不衰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卒臨終語其孫曰死生之理吾自了然爾等毋得過哀喪葬之具勿事虛文可為孝矣

享年七十有九公之先雲間人有秀岩者元海道都漕運萬户府經歴平江路揔管占籍長洲揔管以下四世皆不仕曰九鼎曰子潛曰景章曰焕文公之高曽祖考也焕文贈朝請大夫山西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贈恭人配錢氏封恭人蘇學教授孟書之弟之子初孟書竒公妻之錢氏無後卒主其祀子男一人曰巘先五月而卒女三人長適劉溱次鴻臚寺序班湯瑄次趙淳孫曰允明郡學生員女二曽孫男女各一允明將以明年三

光帝心簡注踐茲方岳不矜不驕執事愈恪民有飢饉
待公食之民有重役待公庇之妖人作亂玉石不分公
出一言卒免于焚執德不回當事必競垂死之囚為之
請命曰禮曰義風化攸關彼俗不知視如等閒祠祀煌
煌衿佩鏘鏘弦歌洋洋公教不忘公雖未耄公則知止
曰予歸哉吳門之里老成曰嘻吾今得朋媚學小子考
德是憑公氣軒軒公論誾誾邦之耆俊孰居公前壽則
孔高福亦多有翛然告終何德之厚活千人者古謂必

興尚斅遺休大啟厥承

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先生墓志銘

陸粲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於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蘇遂為蘇人祖顥皇明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瓛娶太學士武功伯徐公女實先生所自出先生少頴敏五歲

槃礴游心玄間賓客過從屨滿户外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弆為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禄及四方餉遺輒名所善客與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故其没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濩落不試一發於文雖聲實宏振猶非其志也所著祝子通祝子襍罪知蠶衣浮物野記語怪蘇材小纂興寧志江海殲渠記合詩文集為數百卷藏於家陸粲

維聖有文自天作之其卒敝刓孰振起之猗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為球鏞舉世振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羣蒙横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千百年尚靡有乇

祝顥叅政其孫允明墓俱在横山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墓志銘　　文林

弘治癸丑七月九日南京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卒明年甲寅十月六日辛酉葬吳縣薦福山九龍䲧之原初

公之卒林以太安人病劇弗得往哭與殮既閱月始與友人沈啓南史明古經紀其家事僉謂公平生學問在文章而立朝大節則有奏疏宜輯而傳之檢其書笥不得及訪之故舊家又不得蓋公在官雖多所建白而章疏之傳錄於人者悉已取而焚之而所為詩若文亦不存稿曰亦何足傳也烏乎公之所存豈後生末學所能測哉先是嘗托少宰吳公原博為墓碑比葬猶未至公弟應祥自南京來會葬謂葬不可無銘衆以屬林遂不

敢辭按公諱應禎字貞伯一名甡其先汴人建炎南渡寓居蘇之長洲遂家焉曾祖仲仁祖士文永樂中士文以名醫薦入太醫院故又居南京考啓明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員外郎母賀氏贈宜人公以宣德辛丑八月二十一日與應祥同生於南京自少警朗攻舉子業即迥出輩流景泰癸酉以儒士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禮部會試中乙牓不就卒業太學文名日盛時中貴人牛玉用事士爭出門下玉雅聞公欲延致之一日詣太學庁

姓名索公公避不與見成化乙酉拜中書舍人故事賜
百官燕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上頃歲禮部大臣輒
易其次公抗草斥其非至再語侵大臣大臣竟持其議
旣而不樂與同舍之倖進者俱上章乞補教官不許尋
召直文華殿時荊襄流民定居旣久言者欲逐之公上
言宜就撫其衆逐之非便朝廷是其言命有司縣其地
壬辰詔寫浮屠書公辭非臣職上章極論其非是忤旨
廷杖之幾死久之罷殿直癸巳乞歸省祭始居長洲越

四年戊戌陞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任丁繼母陳
氏憂服闋改本部車駕司檄督造江廣湖湘馬快船丙
午進職方郎中弘治戊申改南京尚寶司卿辛亥陞南
京太僕寺少卿在太僕甫兩月以賀萬壽聖節詣闕下
遂力陳致仕還長洲二年卒年六十有三朝廷遣官諭
祭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之語郡守洛陽史公鑑特為
營葬事公配王氏教諭貫之女翰林學士景章之孫女
封宜人子男二糸早卒紹貳室顧氏所出今才五歲聘

袁氏女二長適舉人祝允明次適舉人張廷瓛公為人
整整精悍辭旨峻重性剛介遇少不平輒抗無所諱避
羣坐中發一語帖帖無有譁者與人交任真而有情家
貧恒赴人之急給事中方向忤權倖謫官寓居以往相
顧莫敢售公奮然貸而市之弟應房早卒恒分月所俸
育其二孤於其外家上交必嚴辨其人而下交卑賤不
求備才與行未顯為廷譽奬掖不少後然接見甚嚴嘗
曰前輩自有規度若自降以崇虛讓豈所以教後學邪

令節以莫不優太僕稍遷在公晚歲回翔唯順復不難退挺然偉人言貌惟宣少也師古老而彌堅孰不自見公滅其跡匪事之迂其見之特國之令人鄉邦之師誰不云亡公縣吾思

李應禎太僕之墓在薦福山九龍隖

劉完菴墓志銘　　祝顥

烏乎人情莫悲于生别而老尤甚古有是言也蓋暮景之人悲感易集于其親知生别且然而况與之永訣者

乎則吾于完菴之歿何如其情也顧嘗有詩哭之矣幽
堂之石尚忍銘諸然念其諸孫懇懇辭弗獲已乃從錢
君允言所述事狀書之公諱珏字廷美姓劉氏高祖山
甫曾祖彥英以上家蘇之常熟梅林至其祖希仲號南
溪者壻于長洲王氏始占籍為長洲人南溪生啟東號
梅庄弘毅有謀善繼述闢産廣業延師教子家日裕而
聲日起遂長鄉賦為邑望族公之父也母吳氏大行人
文華之妹有賢德公自幼秀穎出羣天性孝友父疾晝

夜侍左右湯液之奉浣滌之事皆親之母患疽吮之良愈女兄嫁周氏寡孤無依即養于家買田宅居之復為建白旌其門處弟璧尤篤恩義宣德中郡守况伯律辟名家子為從事召之公曰古者儒吏一途無臧否人抱全材隨其任使奚其擇今業詩書游庠校者為儒執刀筆居公署者為吏所入一殊而相去倍蓰吾寧屑就哉乃自上書乞從儒守嘉其志許之遂入邑庠脱畧故習一意于學甫三歲以葩經中鄉試升太學景泰三年除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公以刑獄重任盟心自矢以父
祖取號之義扁其居曰清白凡夤緣請謁一切謝之莆
田丞某督運赴都侵漁不貲事覺就逮當公執訊亟以
黃金二百兩託公所親朝士賂之公斥去置丞于法居
憂時隣邑無錫令某受賕繫獄知公與當道好密遣人
齎白金五百兩求解公曰若欲雪一已而浼我邪不亟
去當執之于官其操行之潔大率如此而周人之急成
人之美則不少靳故凡平生所知後進名士有處困約

而莫能自振者公皆極力拯之百方周旋務欲其成立因之以躋顯庸者有之其人德與不德于公則未嘗少有德色置之齒頰間君子以是長厚稱焉初朝廷敘公年勞賜敕寵嘉授散官承德郎推封其父如其官母為太安人妻安人鄉里榮之天順間公起服至京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屯田所至振風紀革奸弊羣衛敬憚軍民畏愛之然公雖惓惓職務而雅志不忘邱壑因奉表入朝上疏辭任既得請單車南還送者數千歸

理舊業以營燕休之所于後圃輦石為山引流種樹築亭其上號小洞庭日與賓客故人相羊其中酒酣賦詩落筆如雨而尤工于畫頗自矜惜得其手蹟者皆為寶玩武功伯徐天泉才高當世少可其意者獨稱與公贈之詩曰劉郎詩高畫亦高當代不獨稱詩豪其見重若此郡邑大夫已下咸敬禮之歲行鄉飲則先書敦請必欲得公與席而詩壇文社搢紳逢掖亦推讓之方期儀刑鄉邦而遽焉告逝成化壬辰二月初八日也距其生

地完質于下而人受父天母地完而生之宜完而歸之
其不然者自斲喪耳吾無似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身
名事業庶幾完全而無虧如玉反璞以全其真完而稱
之不亦可乎予以其言有見蓋晚年益進高遠未易量
也今而已矣悲夫銘曰
烏乎完菴素尚名節行高四知藝精三絶鍾鼎弗居泉
石是娛衆方馳驅已獨舒徐完璧收光韞櫝而藏我銘
孔彰其亡不亡

而以墓表屬予予雖不預識君而君之屬我厚如此予
亦不能負也君真確不浮善剖析事理尤精計慮每臧
否古今人物皆有分別儀貌修古衣冠整潔恥與世俗
士相溷為文疏達簡質不事鈎棘往往為騷人墨客所
稱與郡大夫有所纂述亦禮致之鄉黨後進執經請業
者甚衆嘗為無錫縣所薦以非本郡不應例而歸家貧
初不免凍餒每有所入節不妄費中寢裕久乃益饒屋
宇田壤具有成緒傭人佃夫各効厥職然跡其所為計

銖兩明當未嘗贏取過致雖出納酬酢不廢觴咏蓋于此有餘力焉子恩以易學舉南畿鄉試第一已有名益教之不厭未嘗挾以夸人家既盛大訓子孫每舉貧賤時事或以故物示之曰今已倍此毋忘也然拯窮赴急義所在則亟為之有弟庸遇之殊厚教其二子意愈若已出又有族人在湖南亦取而鞠之其他所為悉稱是烏乎自薦舉法行有司每盛為條格以杜私倖蓋于勢有不得不然也有如君者顧以例格之不得一命以歿

法固使然邪予方有感于斯因敘君事俾表于其鄉與諸君並傳焉君諱甫美之其字始號恥軒後更號感樓人稱為感樓先生其先自蜀徙蘇之吳縣大父大理評事諱賢嘗為江陰訓導僑居江陰考諱宗振娶薛氏及君壯始還吳遂定業云子四慈恩息應應早世女一適沈堂孫五牧收放改教孫女及曾孫各一君生于永樂乙未二月二十一日葬吳縣先墓其地曰胥臺鄉黃山之原以王氏祔君遺使時病已劇尚未屬纊故虛其卒

葬屬慈補書之其卒以弘治庚戌十二月十一日葬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壽七十有六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官兼修國史長沙李東陽撰并篆額奉議大夫大理寺丞同郡陳璚書其墓志乃吳寬撰

解元賀君墓志銘　吳寬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羸然望之可驚予掃一室使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為書報其家其兄慈冀

得一見也不一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可執筆為吾書所以告吾父者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脩然而逝烏乎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振父美之皆儒業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為童子時用其父教力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為之說下筆平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

試禮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著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為不可及家居學者爭集其門終日懇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易師稱吳中為人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他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為子後得子曰改女一人皆幼其娶吳氏也生于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

十月三日年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也然彼徒有之者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此耶寧得爵位邪况彼亦終死而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為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倐舍予兮誰即形慘慘兮䰟茫茫藐藐稚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旆戀吳山以為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籍籍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絶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斯壙兮尚永閟乎千載

賀甫感樓及其子解元恩墓在黄山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吳寬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絕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

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
近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感作詩
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為恨蓋自湖州去任已然
先生為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
不肯為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為玩
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棄不取初至荊州太守錢
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
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為公污竟

謝却舉子有懐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于信義久而不變其為文章平實温雅詩亦清切無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録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别號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

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顒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于先生聞先生之歿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言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于表而後著將以是為廉甫復然念予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頎訓導墓在高景山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志銘

吳寛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于條教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

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蓋更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咸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為意事遂上聞詔大臣襍治邢公對簿力辨公嘆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比皆坐除名于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寃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

一旦辱二大臣去之如反手又為國體惜之也公既免
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
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夫人錢氏
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公
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曽大父賓避地
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
生方幼稚編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
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

孺人賢而有内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浹先卒三女長適湯璧次適范輪次許適邱某而夭孫男一人曰梴公之葬蘇守鄱陽邱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寛則有罪焉葢寛少遊於公之門不以不肖每與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乎為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人喪我力可為人不可知終焉面目求無靦而公則其人進退自適公議

荆溪遇山水佳處輒盤桓逾時已而徑歸忘其所訪者
其高致如此處士生六歲喪其父廷用賴母滕氏守節
以教滕氏固賢母處士事之四十年未嘗一日去左右
其孝足稱也友其弟鉦鉦卒撫其諸子家屢遭火厄故
居蕩然卒盡力營置以復王氏所以不墜者處士之力
也弘治十二年十月晦處士以疾卒享年六十八葬有
日其二子淶汶遣人乞表墓之詞而以事行一編同至
予少識王氏昆仲後皆物故數年前獨見處士與其從

弟陳留令抑夫歸然存耳淶復與予從子奕相好因以此見委夫惟有世契則處士為人豈待此一編而後知邪噫望蘇臺之白雲瞻茂苑之喬木故家舊俗猶有存者獨清逸之士所謂歸然者今復不得見矣因為慨然傷嘆書此以著處士之隱節且以識予之感云爾

王錡處士墓未詳

宿田翁生壙志

吳寬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

如盡預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盡預備所以藏吾棺者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志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為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賴先母張孺人撫育之如己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為擇配以家世業醫也命從從兄梅窻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蓋吾之于醫雖不能過人然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

有厚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與世多忤故兩以醫薦皆沮於人且愚不逆詐至於囊槖枵然此皆區區置之不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於有司蒙恩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后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咏嘯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曩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於京師先生高於醫得盡傳其秘為

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志

韓襄宿田墓未詳

南京太醫院判周君墓表　吳寬

弘治二年二月辛亥原已院判卒於南京後二十日訃至士大夫凡識原已者咨嗟之聲相屬至有垂涕者其不識者問知原已為人亦曰是宜悼惜者之多也當其病甚亟欲歸吳中一見父老竟不及行而卒於是其友李貞伯為治殮具後五日子婿陳鍵扶柩至家又七月

顧獨向古學殊無羨慕意蓋將隱居養親以終其身知
其才者則謂原已當自見於世無可泯焉一日太醫院
奏下吳中徵醫士數輩中有原已名非所望也時太守
邱公方請修郡志原已始乞入學就弟子列冀免不可
得被迫遣上京人知其為儒醫也尤敬重之未幾選入
禁中典御藥及數以醫驗始獲授御醫居數年以父母
益老無兄弟侍養戀思無已适南京缺掌院事者衆推
之乃擢院判以往至則公署久壞醫徒散逸空廨數間

非但以詩況醫乎哉其醫既為餘事至視人疾用藥必
謹不取其酬故獲生者甚多亦不自以為能周之先鄢
陵人也從宋南遷有為鈐轄使守嘉定者子孫遂為吳
人自宋歷元代為醫官高祖曰繼周國初光澤縣學訓
導曾祖輔治春秋能詩不仕祖鼎尤深於醫父南承其
業而名益著以原己貴封院判母閭邱氏封安人原己
初娶陳某女再娶太常寺丞顧本女封贈並安人一女
陳出壻即陳鍵其卒也年甫四十七烏乎世未有不死

者死而可悲有如原已者乎蓋非特以不壽以無子嗣續耳雖然古之賢者或夭或無子若其父母皆老而衰相視煢煢則生者既無托然後知死者之可悲也其可慰者死而無所望於人而致人爭惜之其名彰彰於世身歿而若存家斷而若續他人何以及此蓋繫乎天者無如之何亦惟求其得乎人者而已百世之下有知原已葬於是者尚相與護其墓也哉

周庚院判墓在吳縣沙涇邨

福建提刑按察司陳公墓表　　吳寛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南乃獨為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蓋聖學至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今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

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然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事功易成而効可得惟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視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謂道義之可遵孰謂嗜欲之可節孰謂忠賢之可親孰謂奸邪之可遠孰謂民利之可興孰

謂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有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皆叩首為婉辭以對且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也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於

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幼即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為政持大體惠愛在民嘗與按察司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户至則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一為講說不倦凡十年仁宗即位念謫者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遭上晏駕不果

用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
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
時彈劾權貴為之斂跡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岳而
下不少假借所至尤卹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
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止民大稱快歳滿還
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
督功役者受瓜洲人賂不深疏浚所致上雖曲宥其人
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

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
法事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言竟驗卒直公原之
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户部侍郎呉璽奏舉主事
呉悦悦有過法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恨附致
其罪悦亦不勝考訊而死公嘆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
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亂變成
法罪大理官依阿宜并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
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為戒秩滿

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屬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民不知勞衆為紀功於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時公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且習閩事強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早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

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因數請致仕時同官以
寇起皆貶斥去公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公去而亦
為榮之公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立
家法為事蓋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
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桃花隖之原配夫人王氏
子男一曰寧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某次適太常少
卿凌信孫男三曰懷曰悅曰怡悅郡庠生女一適曹鎬
曽孫男三女二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

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
時兩值鄉試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
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
義為學之勤蓋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
墓銘可以考見寬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
應禎之狀節其事行之大畧表於墓道而復系之曰烏
乎公乎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發與唐劉去華等而孜
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蓋方脫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

修撰承務郎郡人吳寛撰

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陳君墓志銘

陳頎

君諱曰寧字曰以道氏曰陳蘇之吳縣人也父曰祚仕受福建按察司僉事母曰王氏僉事公初由進士拜河南布政司參議君生於任所公以事落職謫居均州太和山十年君從公口授孝經論語即能記誦不忘宣宗即位起公為監察御史上疏請即經筵講明大學衍義

用裨治道忤上意拘繫獄詔併籍其家君在獄四年備嘗辛苦英宗繼統復公官釋其家屬君始得從師授易經習舉子業業成屢試鄉闈不第景泰初應經明行修之詔授徽州歙縣儒學訓導歲丙子丁外艱天順庚辰改任真定武邑縣學未幾丁內艱甲申改順天之昌平成化己丑秩滿陞唐府新野王鎮國將軍教授在任六年年六十以致仕請賜告歸歸四年以疾卒卒之明年葬於吳縣之桃花塢僉事公墓次永樂丙申十一月二

十二日君生卒以成化己亥九月四日葬則庚子三月
十六日也妻曰徐氏子男三曰懐曰悦國子生有祖父
風曰怡女素清適舉人曹鎬孫男三冠炯冕女二君長
身修髯動止莊重雖燕閒獨處亦欽欽自持羣居則議
論侃侃可否是非無所阿比戲謔之語不一出諸口淫
哇褻嫚之音妖媚艶冶之色不接其耳目以誠思自號
晚益安於素履故又號曰靖菴君學熟易詩所為詩文
必以理勝不尚藻靡歷任三學教人有師法多所造就

其為宮臣盡心啟廸至於厚倫理崇節儉尤極懇切王深感歎而嘉納之君之將還留之不可得既還猶遣使存問於家君孝於二親居喪哀戚踰禮處羣從兄弟極友愛嘗曰昔同患難今何敢忘臨終猶以為言其所存可見矣治家重禮法一遵僉事所定而奉行惟謹故其內自閨門以達於鄉黨邦國無不感動焉人以僉事有後信哉將葬懐等以其門生王浩所為狀乞銘予知君者跡其平生與狀有合遂次第其行已而系之以銘銘

曰

憲臺之節挫而弗折名奚可滅王門善述不世其職而世其直辟雍復起將復其始悅乎其族

故僉事陳公修墓記　楊循吉

皇上龍飛弘治之元年覃恩海內凡古今名臣歿而有聞者詔悉修治其墓於是吾鄉故福建僉事致仕陳公卒葬於吳山之下且三十年其孫太學生悅以其平生履歷白諸有司應詔如例衆言僉同且稽之大明一統

志而公忠義事具在列事遂施行其二年三月墓成孫
賢既逝塋寢再光明天子之賜及於幽淪若是其大也
公永樂中以進士拜河南參議流謫十載復起為御史
有直聲累以言事被罪瀕死卒不變逮事四朝皆得蹇
蹇匪躬之道孔子之所謂剛者公為得之夫旌賢表忠
王者所以率天下之大政也公持官清苦葬之日掩穴
而已遺孫奉家法守寠澹業無所增歲時上冢酒飯坏
土取不缺為孝安暇致力於幽堂之飾耶故有狐狸荊

呻吟病咯血吟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大父諱某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呉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歴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辨疑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知其夜適胡也殺之胡得釋劇盜數十人為曹白晝摽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酋厚

過之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軍御史大𤏡酷虐蔓
引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
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農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脅擊之
而為歌謠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韋素有文行折
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娶吳氏繼邢氏
子豸年始十二女適烏程縣學生嚴統銘曰
噫嘻冷菴唯義之耽惠文峉峉孔允且直官詘名振孰
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哦烏乎逝矣傷如之何

陳琦副使墓在吳山上金原

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墓志銘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公致仕歸吳明年正德元年九月十日卒於家又明年其子鎡來京因請予誌其墓烏乎往年吳文定公不禄今茲公又逝平生交遊存者其幾其尚忍銘之邪其尚忍不銘邪公諱璠字玉汝世家長洲之陳湖大父諱子富考諱孟善

渶泓洵汭曽孫四公體貌修整不數呉産少入郡庠生
已頎然出其輩類成化戊子占應天解額戊戌仝少師
李公同考會試得其文知其為奇士也置之高等遂被
選為庶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院聲稱籍甚公初與同
席研遂屈己師之相與劘切為古文詞公質若重遲而
思致獨遠不肯為尋常熟爛語始務奇崛卒造平淡時
輩推之為言官隨事獻納務持大體不沽激訐名妖僧
繼曉事覺法司當以常刑公言先王之制為奇技淫巧

以蕩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於是曉竟坐棄市尚書何
喬新等皆被詰責待罪有中官搏近臣於殿陛間公劾
之兩皆坐黜又劾寧陽侯陳輔諸不法事卒奪其爵在
大理以儒術飾吏事平反唯允初周府庄田與民田相
淆累歲爭不決時河南諸當道意在民也公往履畝具
實以聞詔歸之府於是始忤當道意其董舟師也適劇
賊施天泰出沒海上大肆剽掠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
都御史紳於海口賊已敛氣仍諭以朝廷威信向背禍

持邦憲出入踐更吏以儒緣世方疾驅吾獨委蛇吾自
吾信嘵嘵則那退處而休孰怨以尤琢詞玄石以昭於
幽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　　明　錢穀　撰

墳墓

明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致仕都公墓志銘

胡纘宗

吳有大雅君子博物洽聞砥節礪行淵澂玉潔蔚為醇儒蓋都公其人也公諱穆字玄敬仕為禮部主客司郎中年五十有四即上書乞骸骨歸許之加太僕寺少卿

致仕維時京師士大夫見公之歸無留資於橐無田廬
園墅於鄉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無毫髮顧藉心
爭挽之不得莫不交歎以為公真賢遠於人歸而致苦
食淡寢臥圖籍與相婆娑嬉遊屏車斥騶掃迹公門以
著書為業或放逐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餘年嘉靖
壬午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又三年年六十有七卒
實嘉靖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其子元翁等卜以卒之年
十二月六日葬公花園山纘宗屬守吴得與其凡役事

而又屬之以銘重以工部主事伍君疇中之狀乃不獲辭而為之志曰都氏之先為丹陽人有遠祖稱丹陽先生者仕宋為尚書吏部郎中由丹陽徙蘇居吳縣南濠里曾大父文言大父彥和父卬封工部都水司主事母朱氏贈安人公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濫羣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晏如絕意進取名聲大噪吳下巡撫都御史何公某提學御史林公某重其名强之應舉公乃出以是秋乙卯領應天鄉薦己未第進士甲

子拜工部分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公則鳩匠
會計大小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匹馬入廨自齎
米蔬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吏有私請者公斥之曰若
曹何敢汚我已而廵視京城浚渠繕壘事咸集丙寅改
南京兵部武庫司廉幹如工部日辛未復官工部陞虞
衡司署員外郎壬申乃進禮部職主客諸夷入貢使者
充館公桑遠有道國體以尊慶陽王妃應册封公副崇
信伯費公淇往使之贐以腆幣拒弗受便道躡終南巔

尋過首陽登華嵩兩山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徜徉而返公性友愛養孀妹撫孤甥恤幼弟皇皇如不及文祖韓歐詩宗陶孟尤長於纂述故郡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者曰南濠文跋南濠詩話玉壺冰聽雨紀談藏于家者曰南濠詩略文略賡話史外類鈔周易考異金薤琳琅云距其生為某年某月某日配徐氏封安人先卒子男二元翁次翁俱府學生女二嫁太倉州學生陸之箕

太學生陸采孫一曰祖齡維公束髮好修舊師古人完
德邃學星列海内受知兩朝贈貤有赫風流儀矩興懷
後賢雖老於食貧不可謂不遇也是宜銘銘曰
羣烏爭聲鵷雛乃騫炳其五色羽儀翩翻覽德而下終
息丘樊矯矯太僕光耀璵璠蟬蛻汚濁霞舉雲掀獵精
吐靈綜古立言飲水飯蔬清風洒然代有作者興慨文
園
都穆少卿墓在花園山

唐子畏墓志并銘　　祝允明

子畏死余為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為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絶穎利度越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為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妄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

外故為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違父𠮷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歿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册子則取舍柰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為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

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録為第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有郡富家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塲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敕禮闈令主司不得閱此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跡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

浮洞庭彭蠡踰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瘉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等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沒其於應世文字歌詩不甚措意謂後世不取在是見我一斑而已矣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求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

横塘王家村予畏罹禍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

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放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

問醉便頹寢予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桃夭兮故土回風衝

兮蘭玉摧不兆率兮猶徘徊星辰上下兮雲雨滙椅桐

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翠錯璨兮金芝葳蕤碧丹淵涵兮

人間望思

唐寅解元墓在横塘王家村

徐昌國墓志

王守仁

正德辛未二月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烏乎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顔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顔子最好學精力瘁焉夫顔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黄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䰐䰐以夜出

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雜而益繁鴟梟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獨蘊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嗽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詞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

悅之遂究心玄虛與世澹泊自謂長生可必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没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時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昔音而游心高玄塞兊歛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兢兢於世者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

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

言昌國垂歿整袵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
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
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
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
則憾焉臨沒之托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
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
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
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

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
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早攻聲辭中乃謝棄脫
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
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琢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
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志

徐禎卿博士墓在虎丘西麓

彭寅甫墓志銘　文徵明

彭君寅甫以進士出知湖廣之公安便道過家戒其家人曰吾行服官政義不得顧家慎無以家溷我遂單車至縣縣屬荆南連江帶湖民貧而俗陋君披扶道利悉意拊循稍以經術緣飾之誕章敷化朞年而治成然軌道自信不復以文法自拘一時文法吏咸憎疾之而君不顧也會枝江盜發一夕斬關而入縣故無兵倉卒不能拒盜遂執君讋之以刃不屈搒其橐空無一錢乃舍去曰是廉官也然帑藏所有燒刼略盡矣詔督捕定罪

盜既得而贓錙無獲法得不問而素疾君者從而媒孽之坐不戢盜鐫一官左除廣東德慶州判官久之或言其非罪稍遷知廣之新會新會即古之岡州負山阻海夷蛋襍居谿獠峒猺乘間時時竊發君至而隣境已為賊據節鎮大臣方事招來而夷性險譎不可擾馴稍急則降已復叛去勢不可終弭始議用兵而賊皆蹻捷阻險乘高出沒不常官軍轉戰不前多所亡失無已取平民被誣者掠訊成獄付縣杖殺之日以百數君既不義

其所為多不承令又供需浩穰不忍剝斂以殉用是積
忤上官欲求其罪罷之据摭無所得乃以惰溺不勝任
劾君而君亦倦遊矣既歸杜門掃軌不與流俗競相還
往日發其所藏書披閱涵泳間為論著亦往往賦詩自
悼然皆不以示人或時飲酒酣暢輙復理詠意淒然若
不能自釋者久之竟以疾不起嗚呼悲哉君性質朗融
而氣復邁往少則勤苦自將能以志帥氣既通諸經又
貫綜羣籍揚推探究得其雋腴發為文章馳特奔放頃

刻數千言而辭旨精詣若出鉶鍊激卬蹈厲以古人自
期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然數試不偶年四十始領
鄉薦繼登上第於是人始望之謂庶有以達其志也而
連宰二邑皆值儌擾方以排難折衝從事而剛方直致
與物齟齬竟連蹇骯髒以死凡其所負卓越之才精深
之學與夫名世經遠之圖曾不得一試而世竟莫有知
者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彭氏世以高資甲於里中君既
仕顯而先世田廬乃復加損其貞白之操有不可誣者

而世之人顧以官簿不達議君烏乎君則何罪哉君諱昉字寅甫其先清江人高祖學一國初以尺籍徙隷蘇州衛遂居蘇之長洲曾祖仲英祖斌父至朴母某氏君生成化庚寅正月三日卒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又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娶胡氏子男二人長年次科女一人適國子監生劉遺明年庚寅葬吳縣龍池山既而墓為水所嚙嘉靖癸卯某月某日改葬長洲縣九都某字圩

銘曰

屑用是積忤當路顧其任未久又未嘗一挂吏議乃以
逋慢易置之實奪之事任而投之要荒之外也君歎曰
吾誠不佞未嘗罔天與人而得是遠徙豈其命邪雖然
吾行且暮孱弱之身豈復堪此遠役遂卧不起未幾竟
以疾卒嗚乎傷哉君正德己卯以尚書領應天鄉薦試
禮部數不中卒業太學嘉靖庚寅以太學生釋褐官嘉
興受任督賦嘗一再攝縣及轉輸綱材皆能其職卒年
五十有三嘉靖乙未七月廿又五日也君諱渙字渙文

別號墨池子世為蘇之長洲人曾大父存心大父以仁
父諱銘母陳氏君生精悍穎敏少則勵志彊學旣選隸
學官益事精進剌經推義不遺餘力而博綜羣籍咸繹
而通之鑄詞發藻必皆不經人道語而含咀英華經史
錯出緯組爛然人讀之刻深艱棘若出鑱鍛而君頃刻
數百言操觚立就曾不經意而思致不窮其亦一時之
奇雋矣尤工古賦得漢魏遺意詩宗白傅晚喜陸放翁
范石湖然皆自出機杼不拘拘體裁而奇思奕奕始在

庠序無所知名會部使者得其文奇之一時隱然喧動吳下當其時莫不偉視其人謂區區制舉不足取也而君亦自負所有不肯碌碌但已厄於時命僅得一郡倅潦倒末秩卒困頓以死嗚呼豈造物者有所靳耶抑有司之失耶君高朗瀾達而舉止疎慢不事矜持出言無所顧藉遇人無貴賤並狎視之其卒被中傷蓋亦以此然其中實無厓異推誠投分簡而有情內之族屬外之里黨朋從莫有間焉余友君三十年知君尤深及是塟

其子遂以吴學生陳君曉所為狀來乞銘君娶郁氏先

卒子男四人庚壬己戊女四人適沈大謨顧與范善政

羅元素孫女一人葬以卒之後二年丁酉十一月廿有

一日墓在武丘鄉銘曰

維材孔良德藝其章既騫用揚而弗利於行維坦有夷

弗失其馳迺藉厥罹惟蹶疐而違而顛蹶以踦吁嗟乎其

時兮其數之奇兮

王渙通判墓在武丘鄉九都廿三圖

日卒以郭之祭德鴻臚公之不盡厥用郭子克讀其家書治二經文為時式由是以顯厥家壽且有後豈足多哉顧皆無之淺薄者出輒第澤未厚者顧祿且壽由此觀之天果靳於善人否耶郭子篤倫理絅菴之喪嘗佐鴻臚公治之歛塟合禮及嫁女弟所以代父母經畫者亦允內外之情平居語不妄發遇事出一言足以斷可謂沉毅明慧之士配徐氏為天平山徐守耕之女無出卒之日以從兄受益之子為後名曰緒郭子生於弘治

壬子十月廿一日距卒三十一年鴻臚擇以卒之歲十二月十二日葬吳縣至德鄉博士塢先塋側委銘焉陳子道通為狀受狀叙之銘曰

孰俾爾完孰鍾爾全謂天匪厚於人不然指取功名赫興厥宗中道則僨胡弗竟從跖顧宜延顏顧宜折謂適其嬰何昭何滅於乎古今旦夕孰為不朽念彼哲人瞻彼靈阜有烈耿光上映箕首

郭郤秀才墓在吳縣至德鄉博士塢

王履吉墓誌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已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竒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輙褒然舉首一時聲稱籍甚隱然為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㑭真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踰之盖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穎異將以勤誠於書無

所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
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
而長君自卝角即與余遊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
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遽疾而死也
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儁造選隸學官
娩聲儷迹翹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
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
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

起從遊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而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猥俗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醞藉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樂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廛井少學於蔡羽先生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

間合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為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出於語言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

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親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研食息起居未嘗少離既各授室而聯裀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君卒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家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

俾徵明為文君諱寵字履仁後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父貞以履約貴封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朱氏繼母顧氏贈封皆恭人君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八日卒嘉靖癸巳四月三十日享年四十歲娶徐氏子男一人子陽太學生銘曰

維慧而明亦藝而貞胡不潰於成而卒困以衡吁嗟乎其名

王寵太學之墓在武丘鄉某原

張太學子饒墓志銘

蔡羽

蘇郡東城張氏之盛四世矣景暘翁爲菊泉封君父富而好遊遊於燕山時諸雄賈角立法書圖刻名器珍玩狼籍大都者持入諸賈人家不省景暘具精鑒善甲乙之故張氏世擅博古多文之譽景暘三子菊泉居仲賞鑒視景暘子孫因是薰炙品藻致情焉夫人情莫不各有鍾不能於經書圖玩諸無賴將靡不至人皆曰張氏遺善并是以遺何如哉菊泉五子獲交者子京子俟子

饒子京為吏廉能累官至光禄署正菊泉所由受封者也子饒名洲太學生以履行雅素受知於前後大司成其遊太學也為嘉靖戊子間時分宜介谿嚴公大整學規積分考行升舍于饒以行得上舍未幾汝南林公四明吳公咸申前法于饒連以行最居上列故諸公喜之名置左右親為解疑惑造就之意不淺辛卯選試順天不第同遊重之然已瘁于學至矣已輙告歸省初于饒在本郡學人已多其雅尚師事今太學湯先生子重交

遊予輩故文太史王履約履吉比予咸獲造其館諸往
返無他俗談請其圖刻寶玩過目輙生古氣見古人精
思前代制作坐輙移時日間陳佳章筆札請題識故友
人從張氏往返若入一古藏因於渤也生于弘治乙未
八月十二日卒于嘉靖癸巳八月十三日年三十五母
吳氏孺人菊泉嫡配同日封自光禄至子饒為一母先
娶許氏有賢名先卒繼娶陸氏生二女卒之日菊泉命
子侯之子賢為之後名曰公椿公椿聘熊氏女許陳與

立次女許石坊子饒性敦孝吳孺人苦多疾疾則子饒
侍藥不暫離側又善開母懷故孺人屢病瀕於危竟享
高壽處兄弟咸篤友誼能書亦長於歌詩歸省日別購
一區宅因厥園池輔以樓館曰庶可以奉二親苟遂吾
養吾志畢矣未究而卒卒之三載光禄君居母艱其冬
大營葬與子侯協卜隨太孺人同日舉喪葢十二月廿
一日合前室許氏之宮也先期光禄以書授南翰曰弟
澍生嘗辱諸公教亦嘗用力其間若槩泯不傳恐向上

者無以勸諸公辱教亦空言矣汴憐其不瞑目也敢以
志瀆展其狀則湯先生所爲也因嘆曰父兄師友父兄
之言豈無故哉爲志而銘之銘曰
好修虔虔躋于儕輩宜爾家庭孝子弟弟舍選羣公克
念克類師與厥進友尚厥志肯構肯堂迨我養事爲網
不臧報或不至回凋跖榮天道奚昧兄哉光禄遺書哽
嗟野有簡青不背于師不間于家無忝厥生沒有榮加
勿慼下泉石言告遐

張淛子銑墓在五峰山博士塢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盛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十有三日前都察院右都御史吳郡盛公以疾卒于家訃聞詔下有司俾營塟事賜諭祭者再公仕弘治正德間以剛毅廉循著中外蓋自弱冠筮仕郎曹即能抗捍權要得罪貶斥一再下制獄皆瀕於死賴朝廷仁明得不終棄再蹟再奮卒至大官

凡所臨涖輙著茂績振風紀而軌法緒正益厲不貶以
故崎嶇輾轉多所抵冒而豐功盛烈往往敗於垂成卒
坐廢以死一時輿論於公有遺望焉嗚呼惜哉公諱應
期字斯徵別號值菴裔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
徙蘇之吳江今居郡城歷元至國朝衣冠不乏高祖啓
東以儒醫際遇文皇為太醫院御醫特被寵眷曾祖佖
不仕祖昕父瓘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祖妣朱妣胡繼妣蘇俱贈淑人公以弘治癸丑進

士釋褐拜都水司主事奉使洫濟寧諸閘節適限列啓閉有時公私舟皆以叙進官舟或挾私貨輙没入之道路恐恐相戒莫敢犯而中官大不便之時大璫李廣方貴幸用事相與流議中傷既不得間則以阻格薦新為大不敬逮公抵罪鐫八階謫受安寧驛丞安寧隸雲南荒遠非人所居久之稍起為禄豐知縣禄豐古之禄琫烏爨蠻所居剽悍梗化前政往往寇賊待之公不鄙其民誕章敷化納之仁軌民用歸集而盜亦敉寧風聲所

被洽於隣壤尋陞四川順慶府通判受任督賦輸將推
會咸有法程而鈎稽宿蠹民莫能謾民歲轉輸松潘往
往破產不足更費公審情道利番休而節適之事節而
民不病丁父憂解官道陞武昌府同知正德巳己服除
改長沙專理精籍秉公執法不事鈎摭而弊為之清郡
中王府官校及衛所餉給多為奸吏侵年官軍坐困或
出怨言會公攝郡程督吏胥稽其出納參合分劑得其
利弊所在遂推行之上下給足而郡以無擾俄陞雲南

因簿責其黨窮竟抵罪悉還所奪於民時鳳氏方盛公慮其後必為患請降鳳秩設流官制之奏上朝廷重於改更事格不行鳳後卒叛如公言時鎮守太監梁裕驕蹇侈汰漁取無厭公隨事裁抑不令得肆省內諸銀礦歲有常課裕擅為已有朘剝苛急民不堪命或緣是賊殺啓釁公議建封禁以絶禍源實抑裕而奪之利也故裕銜之時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與公協心制裕裕因並奏三人誣以他事悉逮下制獄鞠訊慘毒張竟考死

獄中公益不撓諸大臣言官交章論救會乾清宮災遂
得貰赦前是公已進本司副使復任未幾遂陞河南按
察使策惰警頑風采益振太監孫清欲攬事權擅理民
訟民或乘藉為奸利公面數之正言直氣無所回婉孫
不能堪欲遂訐公以事公不為讐而孫卒亦莫之能為
也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故事右轄多循默遜權公展
采錯事無所避遜時僚長持重務存大體事或濡滯而
公披決敏利案無留牘所興革緒正皆利病切急身名

所繫不可已者故雖嫌於侵權有所不顧戊寅陞陜西左布政使時鎮守太監廖鑾陰賊强禦恃有内援縱橫省中諸弟姪席寵翼奸贓賄狼籍動以上供為言有司脇息莫敢問公至首執其左右尤無良者用法剪除之一切橫歛皆格不行又不隨衆加禮廖滋不悦思有以中傷之先是有旨督造織罽其費鉅萬廖以檄公取直檄文嚴峻實以嘗公欲因是激之用為公罪公得檄即閉戶發籍按得所支數已逾數萬明日詣廖廖方盛氣

以待公徐出數示之因問吏費如此計所造有贏今皆安在顧以上聞廖出不意內愒不能對惶恐跽謝乃已及上西巡駕次榆林士馬滃集蹂躪紛遝人情洶洶而公處之裕如供頓首需取具呼吸閒民不加賦境不知擾而事罔不集一時扈從諸璫若諸嬖倖氣焰薰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公先聲所被既有以讋之而臨事整暇足以坐鎮物情憸人小夫望而知敬一切非分之禮無藝之求消沮殆盡終竟彌縫無少疏脫

同事諸公莫不佩歎以為難雖上亦知之明年己卯四川缺巡撫遂用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蜀去朝廷萬里夷獠襍居負險易動公練兵飭甲隨時疏捕不少怠縱六番招討楊文林數出兵攻圍城邑虜劉吏民而流民謝文義亦糾僰夷為亂皆以次戡定捷聞璽書褒嘉錫以銀幣時朝多秕政權倖縱橫誅求切蹙而蜀尤甚公糾檢緒正首事限列而繩之以法法外科斂一切放罷西南數千里為之肅然庚辰丁繼母憂辛巳

會今上登極以疾乞休不允壬午服闋被命起撫江西
適遭逆濠倡亂之後瘡痍未復加以飢虛所在寇盜充
斥而彭蠡為吳楚交會之後盜出沒其中阻險剽刦而
漁舟為之嚮導公調遣官兵團軍捿扼併籍羣漁為伍
使互相覺察盜不自容一時併散於是平徭省斂疏免
襍調緡錢摠數十萬而請留以濟民者亦不下數萬檄
省臣分地賑恤躬自督率極意撫循民用甦息而歲亦
比登屬南京諸郡阻飢首輸米七十四萬石銀二十萬

兩以濟而奉詔積穀備荒亦百餘萬石有詔嘉獎者再
尋被璽書陞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時嶺南吏數政不治兵疲財匱號令隳地土酋
玩狎不知稟畏而夷獠詩謾時時竊發公至陳兵大閱
料簡鈎摭一時逋蕩以次復伍乃飭詹積謹烽燧繕治
干櫓部署諸將俾各守要害紀律嚴明精采煥發於是
諸夷稍稍知懼而邊徼有恃矣歸善劇賊李文積據桃
子園為亂公檄守巡發兵捕斬生擒文積及其黨李萬

全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級俘獲男婦四百餘人土官劉名誘執兵官㩀思恩府以叛即調遣民兵分隷將官援以方畧而躬率守廵諸臣繼之進攻邑梅諸寨摧鋒衝擊大破羣酋斬首一千九十七級俘獲男婦五百餘人名被鎗火死餘黨悉平田州土官岑猛懷諼忮狠恃其險遠將為不靖畜聚累年及是數出燒刦州縣事聞下公經畫公會廵按及三司守臣条審籌畫咸謂此積歲逋誅不問益熾而一方之民不容不拯於是上疏具

陳方畧大率誅首惡而貸脅從兵部覆議從之事下而公已得旨改官矣先是公稽校尺籍得揔兵太監二府脫卒甚侈既勒歸伍而深抑其官屬不令暴橫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悉自幕府關決於是二府禁不得肆大興讒構欲以罪去公當道者為之調停遂除工部侍郎提督易州山廠寔奪之權而置之散地會言官復有論列公遂引咎乞歸得旨致仕嘉靖四年乙酉也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濬治久弗即功有詔集

廷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公名上遂錫璽書起公於家即拜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皆建議欲於昭陽湖東别開漕渠而少卿黄綰詹事霍韜各陳便宜並下公省詳公與郎中柯維熊員外郎王大化叅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旣知利害所在乃上疏言黄河之患古今則然而中原平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遷徙不常為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

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支俱出汴城之東南行由泗經淮入海其一支出汴城之北東行至兗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及楊家梁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

遏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今非改鑿新河不可
益上流不殺則决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
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令之漕河
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詔以春和興役公先命郎
中等官分治舊河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黄河之
衝别濬趙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簡屬
吏之賢有才者以任新河之役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
程布役時其食作工其勸懲聨絡相維統攝有叙甫四

閱月工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旨罷役而公去國矣時諸老大臣爭言其枉而戶部尚書鄒文盛刑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蓋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之人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呼惜哉公為人修正彊執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如臨官府而與

賓客談笑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姨有恩族人孤嫠有
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
有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
二人長之材郡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女
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粲孫男六人茂勲郡學生茂
熙茂廉茂壽茂然孫女一人許適吳治以卒之又明年
丁酉十二月十六日窆吳縣横山感慈塢徵明晚辱公
游知公爲詳及是塋公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桓桓盛宗立氏以國孰其徽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揚別籍於杭爰有文肅煃其家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言則繼於千斯年有行弗替行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循維良我武維揚豈不有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轍亶其有馳迺端厥綏或失之吪而名匪虧有展中丞維吳之淑豈不云亡公其莫贖

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没也乎備用是懇爰用增蒔松栢立享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阡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來裔於無窮使盛之子孫繼繼承承永有徵焉孝敬其無亰乎予惟盛氏在吳中占科第登仕籍者衆衆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籍於朝官於鄉累世而不絶也何其遠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

不可誣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為著之盖
營域之延袤凡若干畝中為繚垣垣之正中為備曾祖
寓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為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
西為伯考諱宣伯府君之兆其東為祖考諱棣府君之
兆又東為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為太醫院士諱儼
暨醫學正科諱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祖諱忠
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垣之外東
西坡下其西南隅為翰林待詔李先生貞臣之兆先生

揚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遂以塟焉春秋
祔享之具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盛應期都憲弘治中進士歷官四川江西巡撫兩廣
總督終直隸河道有政績載文徵明墓志墓在吳縣
横山感慈塢其王鏊盛氏先塋碑乃在其黄山祖墓
上附載於此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太
子太保謚文端吳公神道碑　羅欽順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壬子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
仕吴公卒於里第之正寢訃聞詔贈太子太保賜謚文
端遣官諭祭者四命禮部員外郎王楠護塟事其孫子
孝遂以是年十月壬寅塟公吴縣陽山之原事既畢將
樹碑隧道以余為公知己伻來謁文余實知公雖年老
力衰短於揚厲然於誼不得辭也公諱一鵬字南夫號
白樓世居蘇之長洲山塘里曾祖敬祖琮考行俱隱德
不仕以公貴祖贈南京太常卿祖妣周氏贈淑人考封

翰林編修累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妣司氏繼趙
氏俱累贈夫人公天資秀頴年十六七即慕為古文詞
成化丙午以郡庠生中鄉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改翰
林庶吉士乙卯擢編修預修大明會典大臣有遭讒去
位者疏請留之以全國體人知其有匡時之志焉丁父
憂服除仍舊職預纂資治通鑑攬要及修玉牒正德丁
卯陞侍講尋兼經筵官同修孝宗實録成例當進秩時
逆瑾竊柄公與諸同官見之無加禮瑾銜之因矯詔以

擴充政事為名凡與纂修者多改官部屬公去為南京
刑部廣東司員外郎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瑾
即伏誅詔還舊職尋陞南京學士癸酉南京國子缺祭
酒以公補之乙亥陞南京太常卿丁繼母憂去位嘉靖
改元始入為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奉使安陸改題獻皇
帝神主迎致京師事竣有白金文綺之賚以内閣薦兼
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專管誥敕充武宗實録副摠裁
乙酉實録成進禮部尚書賜賚尤腆其年冬乞假展墓

詔給驛以行丙戌還朝時江南亢旱江北大水公具狀
以聞請蠲租發廩以濟民艱復請疏導江流以便粮運
上嘉納之下其事於戶工二部詔舉堪任內閣者僉以
公名上爭進者忌之或謂公可無援乎公笑謝之曰嫠
婦老而變節亦可醜也俄被旨出理部事居數月復改
掌南銓加太子少保辭加官不允遂行再踰年懇乞休
致時年蓋七十矣前此乞休者數四皆被温旨慰留至
是始得請重有褒諭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三石歲給輿

夫四名葢異數也公在翰林累與纂修恒極精審三充
會試同考官一主順天鄉試所得多知名士每進講義
必稽古而音吐洪亮足以發之在南都累年未嘗以留
滯為意師範嚴整享祀精潔率於前政有光間值雷變
嘗陳修德禳災之道令上初即位進說尤詳要在開悟
聖心為宗社生民無窮計也在禮部與尚書汪公協心
秉正上欲為獻皇帝建室大内汪公執不可既去而公
攝篆乃會議於廷援古證今詞氣侃侃然上意已有主

寘既而得請歸養所以曲致公之樂者率在斯園高人韻士往來不絕也然公尤以表章先賢風厲風俗為事嘗言於有司即尹和靖先生三畏齋遺址作三賢書院并祀安定胡公文正范公陸宣公墓在齊門外頗為居民所侵亦復其故蠡口陳孝子興立祠圯率衆修葺并海虞周孝子容祠之故劉丞幹遺愛在民為葺其衣冠之藏而立門署牓以從民志民間耳目為之一新其前後義舉尤多惠利所及蓋不止於親故鄉鄰而已公生

天順庚辰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盖家居十
有四年而卒平素篤於事親居喪有禮於故舊有始終
之義與物無競雖間遭排抑處之裕如口未嘗道人過
惡而妍媸高下中自了了和厚之氣盎然可掬望之知
為吉人君子也為文效歐陽子平正豐潤詩宗盛唐有
風骨耐咀嚼字亦清勁原配宣氏繼姚氏薛氏宣姚皆
累贈淑人二男子子忠早夭次即子孝勤學善屬文嘗
充庶吉士之選既皆中罷循次外補以南京吏部主事

歸養於家四女子皆有歸孫男五人尚朴蔭國子生尚
儉郡庠生尚默尚遜尚潔女五人其行狀甚詳乃公里
姻光祿卿王君履約所述碑葢不能盡載也銘曰
仰止蘇山其高曷稱魁傑嗣興于斯為盛文定文端矧
惟同性厚德清文前輝後映官高望著彼此一時或安
於近同志相維或睽而遠誰實間之密雲不雨有識嗟
咨允懿文端輪轅信美載北載南徐驅直指歸以義榮
優游故里亦既有年而又有子寬樂令終實多受祉惟

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國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名霸府戰死妣陶守節婺居洪武中選為内庭姥姥供執事末年放歸令先塋首穴配墊衣冠者是已陶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

填實京師供億有年仲氏商闤尤富廛屋跨里叔亦眉
壽從居同稱淑士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
神樂觀提㸃雖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
劉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
儁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憲祖御天成化
甲辰科辛叨黃牓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幞簡青袍入
參朔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孝廟時五王册封備
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盖殿得覲龍顏事竣賜宴直房

并賞羅綺福薄命蹇痞癖內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
致尤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貤封
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無報劬勞之萬一矣自
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清寧宮災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
上疏復請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衷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
収入太史氏未知然不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
一向守默性偶好書結廬天峰院折松枝為籌課麟葩

經稍通章句傍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邸
使君游或為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
苫先隴傾資修築靡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
一百日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武宗在南都蒙
呼試樂府三次扈駕凡九易蓂莢告歸是冬復取如京
墓辭赴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業築室支硎山下
修葺舊聞名雲峰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研
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

皇上龍飛十五年田野閒樂聞盛事時則恭逢九廟肇
興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薄表葵藿之敬諒無補益也
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
普天而有日精射稿之祥屢見于室奇哉山農共覩非
敢妄道是年冬自山西還歸故鄉埋頭隱伏終日維與
古聖賢相對輪蹄絕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聵目
昏龍鍾強步起拜必俟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
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久遨於

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眉尚幼
頓賴應門不得隸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谿後城亦
足偃卧文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
寸長不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
云爾誄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耋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
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予無一克舉彼炫
文繡浣衣我處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靜言思之毋乃自

取有官不作身日卑無財可悦親益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飢原憲長貧李廣數奇命也柰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嘗虞早萎豈意還存雪鬢霜髭一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于天畊犁表樹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

何具饘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
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瘞未虔從容自祭靖節為
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鐫無非糟粕不喜流傳且夫生也
憂死則否遠恥辱平仇讐萬苦千辛一筆都勾以還造
物與鴻濛遊錫汝長眠草綠仍秋所以佚我惟此樂邱
自古有死聖謨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切
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未
委順至死彌修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靡

酬亦負罔極自同蜉蝣烏乎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志遭讒履厄人則遐棄夫亦何愆坐不富貴終當舉手永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厭辭費

公生天順戊寅十一月五日卒嘉靖丙午七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九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葬吴縣至德鄉碣字圩之新阡

楊氏修墓記

朱存理

楊氏墓在吴縣十一都雁蕩村某字圩楊氏先德卿府君由崑山徙郡中入洪武初以富民久居京師歸營塋地僅四畝卒塟焉子某府君孫某府君咸祔嘗有過其地者曰後其有文而顯哉追封承德府君始拓之積券凡四十紙為地通二十畝有奇正德戊辰承德洎劉夫人以高年相繼壽終于禮部主事循吉喪次中日走墓所經營塟事以舊土稍下高之四尺五寸許躬操量度殫心畢力有司遣人助之役悉謝却厥制前立石坊二

之設尊所出著有功也若池之廣袤減昔十之幾樹植加焉撤去池後屋鑿塹三圍環植蒲柳墓之背積土為崇丘旁築金星二其平地墾土處開置田五畝兼供稅事別建蓼莪亭以為宗人享餕所規模宏博於制弗越楊氏之墓於是乎大備矣竊怪吳中士大夫家牽於風水之說往往棄祖塋不憚數十里以求山地思為子孫利益亦惑矣夫祖宗之心其為後人計於吾豈異哉獨君不混流俗一意先墓而加治焉且其墓去家半里而

近朝暮謁拜無防樵牧其為利不既多乎君之識見則過人遠矣余受知於君謂不可無述爰為詳書創制歲月以勵其後昆俾毋怠焉

秋崖壙志

朱紈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紈歸藏之地枕先塋趾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滸墅擁其後都會通津經其左虎丘峙焉紈字子純別號秋厓生於弘治甲寅九月朔時父主菴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載嫡兄衣

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坐蓐中毒不死三日保紈就邑禁仲兄冠夺哺者信宿賴伯父孟輝伯兄清争回冠復過太宜人餉賴巾綑糊口不死居百有十日弛禁百死之身太宜人以百死全之孩提識趨髫齔經史得於府君諄嚴太宜人左右以底於成内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言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遭府君喪服闋已卯領鄉薦庚辰會舉辛巳對大廷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差歸省

天曹懲其初預列外選嘉靖壬午除知景州癸未改開
州三年考績進階奉直大夫賜誥命丁亥陞南刑部員
外郎司浙江已丑陞郎中改南兵部司職方庚寅改南
吏部司考功三年考績進階奉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
政司右參議甲午入賀不承當軸治第之委陞四川按
察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實竄之也丙申平溝深諸賊
部院上其功賜白金三彩幣三丁酉遭太宜人喪尋陞
貴州左參政不拜服闋辛丑補山東左參政癸卯陞雲

南按察使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東左布政
司時封川奏捷附名薦章賜白金一兩午提調鄉試將
入覲過家遭人倫之變父子幾不免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奉敕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
浙江巡撫兼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
比官而禁奸除寇勢利家所深害怠與忌者乘之十月
入漳州平同安山寇按閩者信讒追論前任之遺得以
功贖平生辱薦二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

旌之賜白金一彩幣一十月拜敕改命巡視遂輿疾督兵追賊下温盤南麂諸洋十二月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建白多見阻撓仕途怨讟盈耳閩人林懋和倡狡夷覘我之説命下遣還業就約束者寧波趙文華啗以南京侍郎會以身後之禍説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内外交煽尤力乃連疏請骸骨申辨蹇蹇己酉自温進駐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機名王及黑白諸番喇噠諸賊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

斬其渠魁安其反側先後以聞浙閩悉定五月得請生
還困臥蕭寺屠僑嗾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衆欲
殺之賴聖明在上姑褫職候勘羣非大來竊自嘆一介
書生叨冒至此静思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
户役在職方革協守之横在江西定安福均粮之籍剖
東鄉安仁割圖之訟在咸茂平畨寨處邊餉在山東奪
守涉之議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刮垢而已然未如今日
之自慊也人情如此果貴耳邪遂力疾取所集覽餘各

卷刋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槩作俟命辭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治後事囑諸子以登第三十年府君未霑一命之榮不華送死不訃不受弔不祈碑銘配徐氏封宜人子男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則貞固貞孚貞訓邑庠生女一適盛之繼孫男七篆符簡簽簾篇簵女六家世劬勞載永慼録自撰壙誌虚卒葬月日如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三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姜令熙